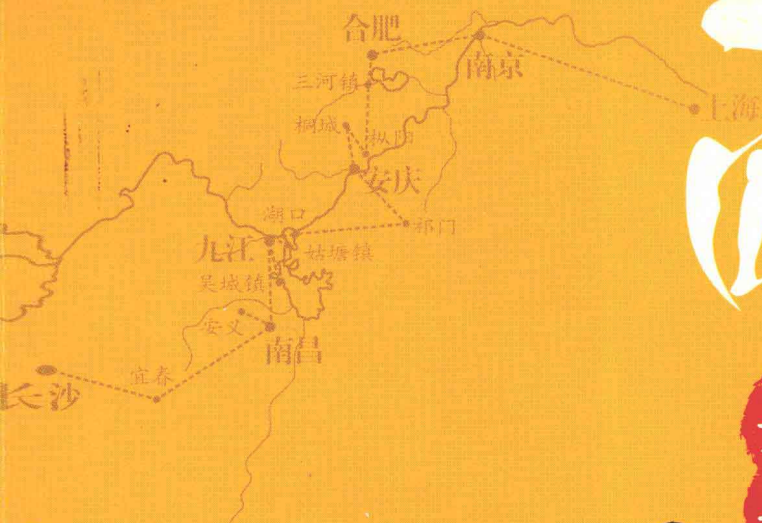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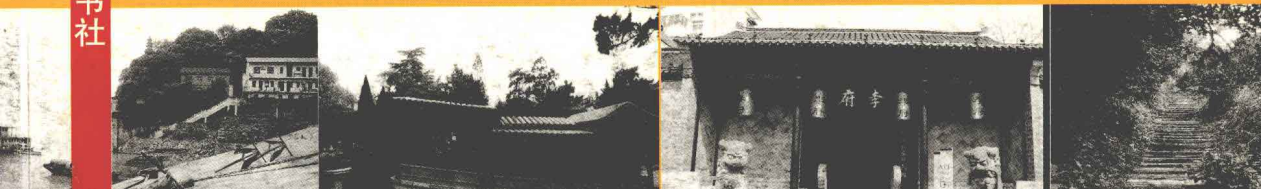
雨江穿越

走读
曾国藩



大型纪录片《走读》 制组
制片人 曾海波 撰
摄影 李稳

岳麓书社



两江穿越

走读曾国藩

大型纪录片《走读曾国藩》摄制组

制片人 曾海波 撰文 李超平 摄影 李稳



岳麓书社·长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两江穿越:走读曾国藩/曾海波、李超平、李稳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2.6

ISBN 978-7-80761-760-0

I. ①两... II. ①曾... ②李... ③李... III. ①电视纪录片
—解说词—中国—当代②曾国藩(1811~1872)—生平事迹
IV. ①I235.2②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55192 号

LIANGJIANG CHUANYUE;ZOU DU ZENG GUO FAN

两江穿越:走读曾国藩

制 片 人:曾海波

撰 文:李超平

摄 影:李 稳

策划编辑:刘 文

责任编辑:胡宝亮

封面设计:吴颖辉 多米诺设计·咨询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直销电话:0731—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410006

岳麓书社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岳麓书社淘宝网: <http://ylbooks.taobao.com>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10×1000 1/16

印张:18.5

字数:260 千字

印数:1—8,000

ISBN 978-7-80761-760-0/K·319

定价:29.80 元

承印: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

王澧华

离开曾国藩研究这个领域十多年了，而在近两年，我却有缘，更有幸，结识了几位研究湘军与曾国藩的新朋友。说起来，他们还真有一些共同之处，都是70后，都是跨专业，都是多面手，而且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李超平，本书的作者，就是这样一位“超人”。

“超人”不是我先说起来的。我是未见其人，先读其文，再闻其名，湖南经视纪录片组组长曾海波及其团队，径直把李超平唤做“超能哥”。在他们的新浪博客《大型纪录片曾国藩》上，我看到了《一条江和一个人、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》这样厚重的慨叹，也看到了《宜春宜居》《鄱阳湖深处》这样轻灵的文笔，首次见识了樅根岭的关隘古道，也首次观赏了传自湘军的“军锅菜”。李超平，何许人也？他对湘军史料、对曾国藩行迹的熟悉程度，实在叫人佩服。此后一个月，我每天早上起来，开机、上网，点击曾海波的博客，欣赏李超平的文章，更感受文正公的征战艰辛。慢慢地，“超能哥”这个名字，我也就越来越认同了——有目标，找得到百多年前的湘军史迹，白天驱车在田野，跋涉在山村，深夜走笔在电脑，神游在前清。此君何日到来，必当扫榻以待。



于是，在他们“两江穿越”的最后一站，我在上海截住了曾海波，得以见到了“超能哥”。我平时很少沾白酒，这次破例，就像本书尾声所说的，“狠狠地释放了一把”而“留下了最后的清醒”，酣畅而不醉。初次相见，我们都端啤酒杯倒烧酒。熟知我的人都说，要他肯喝酒，必有生人在。其实，生人就是新朋友，值得一交的新知。“乐莫乐兮新相知”嘛！老朋友相见，不喝酒，喝茶。旧雨二三，海天一色，不夜侯轻万户侯。

扯远了，说回来。超平与我，同在上海，接下来的交往，就便捷而频繁了。由此，我慢慢了解到了本书作者的经历和成就：学医行医，治病救人；华丽转身，创业艰辛；功成身逸，左史右文。电脑里还存着多部书稿，书名分别叫做《湘军史事日志》《湘军稀见史料》《湘军野史汇编》以及散文集《泛河一叶》，这本《两江穿越：走读曾国藩》则是最早成书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本。

同城同道，近水楼台，我比读者早一步读到了这本书，我想告诉读者们，这是超平对博客目录的整理、加工和升华。它保留了当日寻觅的激情和感受，也积淀了事后归来的理性沉思。

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这是自古书生的理想。古往今来，历代都有仁人志士的榜样。好个《两江穿越：走读曾国藩》，有字书与无字书比勘，局外人判当事人成败。史料的展示、史实的考订、史论的判断，我等书斋教书匠能做到的，这本书基本上做到了。我等书斋教书匠难以做到的，电视走读、实地考察、口碑采访、一路播报、回家修订，《两江穿越：走读曾国藩》不避艰难地做到了。即如《对曾国藩安庆岁月的再认识》，从题目上即可见一斑。又如《祁门探“险”》，其中一段：

我们钻进茂密的树林，爬上石长城一看，石台

县一侧的山岭更是陡峭，太平军来攻方向显然是仰攻，这种方式付出的代价无疑最大，这也就是为何湘军能以有限兵力抵挡大股强敌的原因之一，这样的山地作战，人海战术并不能取得压倒性优势。只有身临其境，才真正明白了“守城不如守山”的深刻含义。祁门城的安危，确实就维系在这样的险要山岭上。它给我们这群后来者带来的强烈震撼，是无法在冰冷的历史记载中体验到的。

山上静寂无声，我们在这个湘军古战场上抚今追昔，内心感触良多。我们这样的爬山尚感辛劳，更何况当年远道而来的湘军将士。历史，对于湘军的误解太多了。湘军的历史，远非文字表述那么简单。

回到山下，已经是下午两点过后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一次实地探访，花了四个小时的时间，其中至少有三个小时用于上山下山。村长家的茶水甘甜无比，山野菜肴味道上佳。尽管此行十分劳累，却很有成就感——我们恐怕是第一次来古战争遗址凭吊的湘军故乡人，多少人没能做到的事，我们做到了！临走前，我带走了一块山石作为永久的纪念。我们长鸣车笛，以这种形式作别长眠于此的湖湘先辈英魂……

此外，《凭吊石钟山》让几近湮没的《湖口石钟山锁江亭记》重见天日，《独访三河镇》从三河之役参战各部的考订，揭示败亡人数的统计差异及湘军存在外省成分的事实，都是很见功力、很有看头的。

不同于学院研究的高头讲章，冷僻艰涩，读者应该可以感受到超平文风之自然生动。我说过，在这本《两江穿越：走读曾国藩》之前，超平还编成了他的散文集，他曾经是、当然现在也还是一位“文艺青年”。既然是“曾经是”，那当然是“首先是”。写散文的人写史事，文采当然少不了的。多年的文学和史学积累，让作者在“走读”中左右逢源，上下采获，山川历历如绘，掌故娓娓道来，史迹清清爽爽，诗句比比皆是。秋雨先生的《文化苦旅》系列风靡全国，超平作为一位文笔喜人的文学爱好者身兼历史爱好者，多多少少总有些秋雨先生的影响吧。

还有一点，可能是更重要的，《两江穿越：走读曾国藩》，不是当今高校的“项目科研”“工分论文”。地球人都知道，“项目科研”太功利，“工分论文”太勉强。超平自称是一个圈外票友，是“玩票”，既不要科研经费，也没有科研考核，不要评职称、不要当博导。他说，我就是曾国藩的一个同乡，拜的是同一座文庙，饮的是同一条河水，说的是同一口乡音。我的这个湘乡先贤，吃了哪些苦，受过哪些罪，怎么立的德、立的功，我想搞清楚。当然，这是超平谦虚。身为企业经营者，他的时间并不宽松，他有比高校的院长们、处长们更多的业务经营，白天奔波在商场，夜晚奋斗在书斋，如果没有一个精神支撑，恐怕是难以想象的。在我看来，这应该是当今“湘商”精神内涵所在。别忘了，李超平是曾国藩的正宗老乡，湖湘理学，历来就有“立人”的传统，问道、修身，思贤、正俗，明明白白做人，干干净净做事。我拜见过超平的父亲大人，老人家背起罗泽南的《小学韵语》来，那是脱口而出，滔滔不绝。超平是有家学渊源、乡邦渊源的啊！

好了，为了不再耽误读者们的阅读兴致，我就此打住。读者诸君，您翻开书页，慢慢欣赏吧。



一条江和一个人、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（代前言）

制片人 曾海波

曾国藩这个人，光是署他名字的书籍，从清光绪年间到今天，据查就有700多种。还有那些写曾国藩的，从唐浩明老师著名的三部曲，到各种正说、反说、侧说，此起彼伏，数也数不清。套用西方人一句老话：一千个读者，就有一千个曾国藩。今天，我们电视人来读了！怎么读？走读！

从长沙出发，经江西、安徽、江苏到上海，沿着长江顺流而下，一直到入海口，面向东海、面向太平洋。当年，曾国藩和湘军用脚步踩出来的道路，被岁月模糊了行迹。今天，我们这些晚辈，用车轮代步，在高速公路上疾驰。张开鼻翼，捕捉空间维度中若有若无的气丝；睁大眼睛，读取断壁残垣上忽明忽暗的信息。

为什么从长江开始走读？19世纪60年代时，这条世界上排行老三的亚洲大河，把还在沉睡的老大非洲尼罗河与老二南美洲亚马孙河，远远地甩在了经济排行榜的后头。东亚的经济中心，从十三行时代的广州，北移到了十六口通商时代的上海。是什么力量造成了这样大跨度的位移？是西方从本国市场潮水般外溢的商品。英、美、法、俄等国经过两次工业革命，急于为海量产品寻找新兴市场，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商人垂涎欲滴的目标。列强用蒸汽时代的坚船利炮，轻而易举地摧毁了

大刀长矛的抵抗。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五口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十六口，长江中下游出现了宁波、上海、镇江、南京、九江、汉口六个通商口岸。蒸汽船、航向标、机织布、煤气灯、照相术、自行车、消防队，这些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洋玩意儿，不可阻挡地从入海口溯流而上，经过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南，直达面积广阔、物产丰富的中上游地区。

曾国藩三任两江总督，恰恰是这条经济大通道的治理者。换句话说，连结西方世界和中国内陆的经济大动脉，就在他的治下。跨国公司、外资银行、地产泡沫、金融危机等，在他的那个时代已经发生。这是他个人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，也是整个国家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，更是中华民族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。如同处理军事、政治、外交问题一样，他同样用“实事求是”的态度，交出了第一份答卷。他不是没有抵抗过：对洋枪不以为然、对洋医将信将疑、对洋布敬而远之。但是，在人生最后的12年间（1861—1872），他没有就此止步。他的幕僚唤醒他看清楚，他的对手逼迫他干起来：安庆内军械所，第一座兵工厂；黄鹄号，第一艘蒸汽船；江南制造局，亚洲最大的造船厂；恬吉号，第一艘兵轮……当我们从尘封已久的档案里抬起头来，眺望滚滚长江，不得不承认当年他采取的行动，不仅改变了他的时代，还在潜移默化我们的今天。

这，就是“走读曾国藩”第一篇从长江开始的原因所在。当然，这只是两年来我所看到的曾国藩。至于一路行下去，我们将读到什么，悟到什么，还请大家拭目以待！



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

——克罗齐



目 录

一	楔子	001
二	探访江西安义县“曾国藩小道”	013
三	湘军立名在南昌	021
四	不有濂溪子，谁开宋代贤	037
五	在姑塘发现湘帮的足迹	055
六	曾上孤亭听角鼓——吴城散记	067
七	凭吊石钟山	083
八	祁门探“险”	105
九	安庆掠影	135
十	访邓石如和邓稼先故居	145
十一	拜读桐城	159
十二	对曾国藩安庆岁月的再认识	183
十三	都市侯府里的随想	207
十四	独访三河镇	223
十五	南京：两江总督府	239
十六	上海：长江口，东海滨	265
	后记：	276





2011年3月5日下午，长沙。烟雨蒙蒙，仍有几分春寒料峭，大型电视纪录片《走读曾国藩》摄制组一行从这里出发，沿长江而下，穿越赣、皖、苏、沪、浙等省市，追寻曾国藩与湘军的足迹，探求他们深刻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真正内因。

曾国藩，原名子城，字伯涵，号涤生。官至直隶总督、武英殿大学士，封一等毅勇侯，位列晚清中兴名臣之首。嘉庆十六年（1811），曾国藩出生于原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白杨坪（今属双峰县）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。兄妹九人，曾国藩为长子，祖辈以务农为主，生活较为宽裕。

曾国藩除了领导湘军，帮助朝廷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，更在治家、治军、治国等方面有重大建树，且影响深远。他6岁时入塾读书，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，14岁时能读《周礼》《史记》文选，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，成绩俱佳列为优等，自幼天资聪明，勤奋好学。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他考取了秀才，但随后连考两次会试不中，又努力复习一年后，在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28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，从此踏上仕途之路。在京十多年间，他初任翰林院庶吉士，后累迁侍读，侍讲学士，文渊阁值阁事，内阁学士，稽察中书科事务，礼部侍郎及署兵部、工部、刑部、吏部侍

郎等职，曾国藩就是这样一步一阶升迁到了二品官位。十年七迁，最终“位列汉臣之首”。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（1872年3月12日）猝然去世，终年61岁。

根据其生前谈话时流露出的“叶落归根”心愿，其灵柩运回湖南老家安葬。弟弟曾国潢，儿子曾纪泽、曾纪鸿等从南京扶柩回湘。五月下旬才抵达长沙。因为天气开始变热，不宜久置，遂在六月下旬选址浅葬于长沙南门外金盆岭。但我们今天前往拜谒的地方，并不是金盆岭，而是岳麓区坪塘镇伏龙山的狮子峰。原来，当年安葬曾国藩，曾有一番周折。

曾国藩墓



《曾纪泽日记》记载：

卯初起。饭后至九叔父宅，偕刘训阁军门往金盆岭，看浅葬之地。山环水抱，藏风聚气，洵不易得，虽永安先灵可也。归，过洪家井公馆，料理良久。到家，至上房一谈……（同治十一年六月初七日）

寅初起，料理发引各事。卯初启柩，巳初抵金盆岭，侍神主回曾子庙，行虞祭礼……（同年六月十四日）

……至金盆岭，祭告筑毕。（同年七月初六日）

不难看出，这场“浅葬”几乎让曾家人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。

日记还显示，从这一时期起，曾纪泽几乎保持了每逢初一、十五日必定出城往金盆岭拜谒曾国藩墓地的习惯，是谓孝道。

曾国藩年事渐高时，曾委嘱弟弟曾国荃在老家湘乡曾家祖坟（曾祖父竞希公墓地）周围为其择卜墓地，结果曾家祖坟范围内上好的位置已经用完，倒是父母的墓地附近有一处，但空间太小，如果将父母的坟地往外移动一下，可空出一大块地来。曾国荃向曾国藩表达了此意，但曾国藩坚决不同意，认为不可以让父母灵魂受扰。后来曾国藩告诉曾国荃，早年办团练时曾在长沙郊外看上了一处地方，遗骨不用再运回湘乡，安葬在长沙郊外即是。这或是曾国藩初葬于长沙金盆岭的原因之一。

显然，曾家人这时候并未完全确定曾国藩就安葬于长沙。选择“浅葬”的原因，固然有日后与欧阳夫人合葬的考虑，也有再次选择墓地的计划。事实上，曾国藩一生曾三立遗嘱安排后事。

初立遗嘱是兵败靖港时。咸丰四年（1854）四月，曾国藩初度出师，遭遇不利，兵败靖港，在铜官渚投水欲尽，幸被章寿麟奋身相救。退驻长沙妙高峰后，他悲观到了极点，写下遗疏、遗嘱，决计再度自尽。恰在这时，湘潭传来了塔齐布的捷报，湘军反败为胜，扬眉吐气，曾围藩也就打消死意。当时，他立下的遗嘱中，有这样一条：“赶紧送灵柩回家，愈速愈妙，以慰父亲之望。不可在外开吊，受赙。内银钱所余项，除棺敛途费外到家后不可剩一钱，概交粮台。”显然，这个遗

嘱中强调的是速送灵柩回家，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葬身之地。

再立遗嘱是祁门被困后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正月，曾国藩被困于祁门。二月，景德镇被攻陷，祁门粮路隔断。“若不能打开徽州，则四面围困，军心必涣，殊恐难支。”三月，曾国藩亲至休宁，督攻徽州城，不克。仍回祁门，誓以身殉国。他寄信与儿子纪泽、纪鸿：

“此次若遂不测，毫无牵恋。自念贫窶无知，官至一品，寿逾五十，薄有浮名，兼秉兵权，忝窃万分，夫复何憾……吾教子弟不离八本、三致祥。八本：读古书以训诂为本，作诗文以声调为本，养亲以得欢心为本，养生以少恼怒为本，立身以不妄语为本，治家以不晏起为本，居官以不要钱为本，行军以不扰民为本。三者曰：孝致祥，勤致祥，恕致祥……吾祖星冈公之教人，则有八字、三不信。八者曰：考、宝、早、扫、书、蔬、鱼、猪。三者，曰僧巫、曰地仙、曰医药，皆不信也。处兹乱世，银钱愈少，则愈可免祸；用度愈省，则愈可养福。尔兄弟奉母，除劳字俭字之外，别无安身之法。吾当军事极危，辄将此二字叮嘱一遍，此外，亦别无遗训之语，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。”

此信可视为曾国藩的遗书，不厌其烦地千叮万嘱，不但重申了“八本”、“三致祥”，还再次提及祖父的不信地仙之说，仍只字未及自己的葬身之地。

最后一次是办理天津教案前立遗嘱。同治九年（1870）五月，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“教案”。法国领事署、天主教堂和仁慈堂被焚毁，法国传教士等二十人被打死。中国教民被打、被杀三四十人。五月二十三日，曾国藩在保定督署接到谕旨，令他去处理“天津教案”。六月初四日，他在赴津之前，给儿子纪泽、纪鸿写了下封长信，安排身后诸事。表示如若去世，灵柩宜由运河、长江等水路运回湖南，还提出求兵护送，显示他此时对自己身后之事开始有所重视。

“天津教案”的处理，曾国藩得到的是“内疚神明，外惭清议”。精神悒郁使他的病情加剧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回任两江总督不多时即去世。

曾国藩生前这三次所立的遗嘱，虽然没有提到过自己的葬身之地，但是他因受其祖父星冈公的“三不信”影响，对于谋取地脉自有一套说辞：

世之因地脉而获福荫者，其先必系贫贱之家，无心得之，至富贵成名之后，有心谋地，则难于获福矣。吾亲友中，如长塘葛氏既富后则谋地，金兰常氏既贵后而谋地，邵阳魏默深既成名后而谋地，将两代改葬扬州，皆未见有福荫，盖皆不免以诈力与其间，造物忌巧，有心谋地则不应也。

曾国藩逝世一年以后的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十月初一日，湘军集团的重要成员、原陕西巡抚刘蓉在原籍湘乡县家中去世。刘蓉、郭嵩焘与曾国藩为一生至交，

曾国藩墓地

